



◆ 王太生

山中访友

细算起来，应该有好几年没去山中了。

家乡无山，对我来说，无事访山，便是拜访住在远处的亲朋、慢时光里的好友。

山中有茶和泉。

在群峰合围的山中，我喜欢问茶访泉，要求不高，也不挑剔，大多时候，问茶，问的是野茶；访泉，访的是野泉。有一次例外，在武夷山中，走了许久，拜访山壁上的大红袍，远远地，看见山腰岩石上站着几株老茶树。

也曾想去皖南山中的猴坑，看看那里生长的猴魁。每饮此茶，就想着那个地方，茶

树青青，白云滋润，不知道附近的山冈，还有没有活泼跳跃的猴子。

茶在高山，清风流韵，想去山中，大多是

冲着它们而来。山里的生活简单，人也变得

简单，在山中小村，我看到闲适的人，坐在古

树下拱手闲谈。

从前山中有高士，这是山林吸引我的地

方，也是它的迷人之处。山中曾经有人来过，那些朦胧身影消失在山岚烟雾中。那些

曾经隐居山中的人，他们终年累月在山中生

活，大山阻隔了与外面的联系。山中木屋，

小灯寂寂，粗蔬清酒，醉卧石上，拂松涛清

风，溪中捉鱼；或于大雪来临，望漫天飞絮，

在雪中手舞足蹈……大山成全了他们，以天

幕苍穹为纸，也刻画了他们，孤独的人在山

中快活，山中逍遙。因此，山中虽清寂，却有

不俗的灵魂，这也是大山魅力所在。

山中客，一个极易遐想的名字。

唐代诗人韦应物“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那时候，诗人坐在郡斋里感觉很冷，便想起山中

的朋友，他会不会正在涧底打柴没有回来？

回来后，该煮些清淡的饭菜，用来抵御风寒。

此时，老韦多想怀揣一壶老酒去看望朋

友，可这黄叶落满空山，在什么地方才能找

到他呢？

登绝顶而小天下，岩石间有隐隐的身

影，或啸或吟，踏歌而行，心轻如云絮。我观

夜晚的山峰，相互敬重，相互谦卑，如几个贤

者，拱手而坐。

山中应有师，云、石是吾师。人行山中，

石浴云雾中，影绰绰，水墨浸润。幽谷是

云之窝，那些一团团，一片片的云，若蘑菇，

若羊马，若棉絮……就在山谷里孕育，在山

谷里降生，游荡、升腾。

石相似，却各不同，沉稳、谦卑。

多年前，在黄山，同行一位写诗的朋友走

累了，想半道上折回，他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坐路边

石头上歇息，喘着气，抹着额上的汗，说，这

山也没什么看头，除了松树，还是松树；除了

石头，还是石头。

还好没有回头。天都峰、莲花峰、光明

顶、始信峰、玉屏峰……那年初夏，几个文学

好友，峰回路转，山重水复。

那次，诗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了一首

诗：“凝视一块石头/它们是什么/是凝固的

冰川，或是海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来到这里/

粗犷地承受着吹千万年/站成不变的姿势。”

读石，如读书，山的神韵，山的气度，山

的纹路。雁荡山中有许多大石头，我喜欢那

些刻在石头上的字。那些字，大的，小的；长

的，方的；粗犷的，秀丽的；一笔一画的，龙飞

凤舞的；含蓄古朴的，顶天立地的……在山

中，是刻在竖立着的石头上的，那些刻着字的

石头，在夏天，摸上去冰凉、冰凉的——曾

经在峰峦间转悠，我们都是山中客。访茶问

道，日日山间石相似，年年山中客不同。

山中应有友，花、树是吾友。

在古人眼中，野山的梅花如良友。宋人

谢枋得在武夷山中留下诗，“十年无梦得还

家，独立青峰野天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

生修得到梅花？”他独立青峰之上，面对着浩

浩野。山雨初歇，天地间一片寂寥，诗人自

问：我要经历多少岁月，才能修炼成像梅

花那样的品格啊？

云石是吾师，花树皆旧友。为俗事所累

时，常想起山中师友。

山中巨树见证时间的长度和宽度，树影如瀑，似乎还能听见那潺潺的光阴水流声。

我喜欢看一人、一牛、一古树的山中场

景。清晨，农人身披蓑衣，肩扛铧犁，从浓荫

如盖的古树下经过，抬眼，是万千光线穿

透苍郁绿叶，把光影筛下。

某年，在浙西南的丽水山中，和朋友去

拜访一户人家。盘山而上，在半山处，一苍

古树，华盖如冠，冠径十几米。那户人家，

就在古树旁边。我们沿山道拾级而上时，主

人早已站在树下等候我们，旁边还趴着一条

大黄狗。古树沉默，山中人话也不多，只是

用微笑表达热情。我在山中，细观那树，树

有树的性格和处理态度，不然，它在这深山

之中怎会生长那么久。

想起过往事，时念往日游。疏远了那些

石头、溪月、古树……就像疏远从前的旧友。

其实，山中有许多好东西，在不同的人

眼里，是不同的师友。在山中，挖野蕨，掘山

珍，捞溪鱼……借山里人的石屋土灶，撸起袖

子，山屋土灶，煮一锅青精饭，煲一罐碧涧

羹，桌上有几个小菜，闲坐堂屋，望着门外的

天际线，发一会儿呆。

云石是吾师，花树皆旧友。为俗事所累

时，常想起山中师友。



◆ 江 舟

盛科长的基本问题

畜牧局盛科长一上班就去了会场，中午才回到单

位。午餐之后，是她们娘子军检验科的悠闲八卦时光。

盛科长首先开始今天的聊天话题，“现在开会就像老母鸡下蛋，一个接一个，座位就像母鸡窝，都还是温

暖的呢。”她扭动了一下身躯，又侧脸看了看墙上说，

“怎么还不开空调！现在生育成了天大的事，全市开会动员，跟咱们科有啥关系。”

“老母鸡下蛋还有个规律，定点定时。现在这年轻人生孩子，可没个准信儿，三天两头检查，十天半月保胎，搞得怀孕就像撞大运中彩票一样。”梅姨很快就要退休了，在科里的小姑娘媳妇面前，那就是上古时代的化身。只有刚刚知天命的盛科长，才有资格和梅姨平起平坐。

“怎么？芳芳和丽娟又请假了。上周不是刚歇了三四天吗！咱们检验科看着人多，其实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养闲人，谁缺勤，那就得别人替着顶上去。梅姨老同志了，还得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呵。”

梅姨在单位干了一辈子，大脑早已生出了厚厚的“茧子”，盛科长不再给她安排具体岗位了，大家也只是把她当成空气一样的存在。梅姨本来可以提拔一级虚职后退休回家，待遇一分都不少，可她就是不愿意回家。梅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前后脚生了两个孙子，她一说起这事就头疼。看来，她宁愿自己不提拔，也不愿意早回家去看孙子。

“梅姨，现在可不比您那时代了，怀孕生孩子得看气候、温度、情绪等，稍有不慎，前功尽弃。”对桌的苏小明快言快语，直来直去。

她这人细心认真，一丝不苟。一个闺女刚刚考进了省重点高中，宝贝一般呵护教导着。有几次盛科长问她，小明你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就没想到再生个儿子？小明立马回答：“快别提了科长，我一想到闺女从小到大，我和他爸、四个老人付出的操劳，还有一路私立学校、私教辅导班的花费，您说什么我都能养得起。”

“芳芳和丽娟姐也是不容易，眼看着三十了。一个老是怀不上，一个好不容易怀上了，还得大人胎儿一起当宝贝供养着。”刘怡琴的座位安排在墙角，她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但承担科里的工作量却不少，加班加点都是常态。而生起孩子来也不含糊，结婚三年不到一男一女，如今儿子刚上小学，女儿刚上幼儿园。

刘怡琴老家远在省外，两个孩子的看护只能依靠城里的公公婆婆。公公很难指望得上，婆婆也得看着脸色，不巧丈夫又被派到外地办事处，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科里科外、家里家外，所有重担都落到了刘怡琴一个人肩上，饶是性格再坚强，也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前两天她还单独守着盛科长大哭了一场，诉说家中的变故，直言要不是盛科长器重和关照，早就申请调离岗位了。

原来，她前些日子在家，一边加班赶报表，一边辅导大儿子功课，小闺女一个照面没看住，随手把玩耍的塑料游戏币吞了下去。可把她吓坏了，赶忙去医院，大夫说先观察观察能够自己排泄下来，实在不行就得开刀动手术。连等了三天也没动静，直到第五天头上才排泄出来。孩子倒是没什么事，刘怡琴却早已六神无主，魂都没了。

“唉，现在谁能说自己容易呢！哪还有容易的事呢？”去年从劳务派遣公司招聘来的王慧，站在旁边忍不住感叹道。王慧小姑娘聪慧得很，也是本科大学毕业，无奈就业门路不畅，只能先走劳务派遣公司的渠道，进到这家效益好的国有企业里。每年，单位会从劳务派遣人员中择优给予转正。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王慧被盛科长看好，于是长期借调到检验科，以补那些生育休假员之缺。

王慧深知自己所处的地位，知道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表现，以博得领导赏识，争取仅有的入编机会。现在，她就在这编外徘徊，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和延误。工作6年多了，她悄悄地迅速谈恋爱、迅速结婚、迅速安家落户，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和八卦。

“就说生孩子吧，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有的人可以一直生，有的人捞不着生，有的人生了又后悔，有的人想生又生不了，有的人可以生却不想生。”王慧接着跟了一句，在她现在的处境下，生孩子是遥远而又奢望的事情。

“王慧，你是不是想说什么呢？”苏小明抢白一句。

“没有没有，苏姐，我可真没有别的意思。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在生不生的问题上，真的是因人而异。”王慧赶紧缓和一下苏小明的针对情绪。

还是盛科长打破了平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本来大家都是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怎么生却有不同的选择。我和小明这个年龄的，前些年生孩子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考虑的会更多，然后一晃就错过了。像怡琴、芳芳、丽娟，还有王慧，就不一样了，生两个是必然选项，至于生下来如何抚养教育长大，并没有过多考虑。至于孩子的就业问题，我现在就很焦虑，儿子马上要出国去上研究生，将来毕业是留在外面，还是回到国内，一直是难以抉择的。”

梅姨站起来总结道：“在生儿育女、繁衍子孙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绕得开自己的困惑了。”

盛科长没有再言语。她想，之所以为人，就是在对待人的基本问题上，也要费一番心思，经过思维谋划、踌躇斟酌，才能最终付诸行动的。



◆ 王转军

曾经的后海栈桥

1934年的一天，岛城西镇，四川路与滋阳路路口北斜坡下荒凉的海滩上，突然热闹起来。不久，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的桥墩，由沙滩向海中延伸。人们始知，这是港务局正在建设中的军用栈桥。

工程于1935年7月竣工。桥全长183.5米，宽2.5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面上装有高杆路灯和铁质护栏。从四川路下36级台阶与桥面的连接旁，还建有一栋精致的二层小楼和篮球场。因主要用于军舰停泊，最初定名为“海军栈桥”。因地处后海，又称“后海栈桥”。

当年的后海栈桥，以它独有的质朴俏丽身姿，横卧于岛城西部，胶州湾东岸。虽比不上太平路上的前海栈桥，但两桥一前一后，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演绎着这座城市海岸线的传奇。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艘拖轮拖着一条待拆的大船，由团岛方向驶来。经过后海栈桥转弯时，因船体过大，碰到了桥头，使部分桥体断裂，塌陷于海中。从此，后海栈桥成为名副其实的断桥。

1957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来青岛拍摄经典影片《海魂》。影片中，赵丹、王丹凤、崔嵬等明星，多次现身后海这座桥上，演绎着一艘军舰和一对恋人的传奇故事。此片后来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堪称中国版的《魂断蓝桥》。

1958年，桥上的路灯和护栏全部被拆除，汇入了大炼钢铁的洪流中。从此，这座桥以残缺的身躯和光秃秃的桥面，孤独、凄凉地面对着风云变幻的胶州湾。十一年后，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就是这样一座虽然年轻却已饱经沧桑的断桥。

那年，我家从济南路搬到了巨野路5号一栋四层楼上。站在新居门外西的走廊上，脚下的四川路后海一带几乎一览无余。当时的西镇，特别是后海一线，与前海的繁华热闹相比是朴实而宁静的。周边路上，除了肥皂厂载货的汽车不时来往，鲜有机动车行驶。巨野路边伫立着一排排铁皮油桶，四川路上常年堆放着一垛垛硕大的原木。周围纺绳的、织网的、晒海货的随处可见。热闹的马路，成了周围孩子们自由自在的娱乐场。

大点儿的商店，多集中在东边的云南路上。附近，里院众多，四通八达。临街散布着许多卖“针头线脑”“烟酒糖茶”兼烧开水炉的小铺。迎门不大的柜面上，摆放着

静的海和无数普通善良的人们。

暑假的一天，我与同学说好，午饭后到断桥边学游泳。饭后，便坐立不安。准备上班的妈妈感到了反常。她临走前，一再叮嘱：“不准到后海玩，危险！”我乖乖答应着。

待她刚出门一会儿，我便拿着一个小木板凳下楼了。然后，我兴高采烈地顺着滋阳路弯弯的下坡，往后海沿儿走去。突然，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妈妈朝我追来。吓得我抱着板凳撒腿就跑。到了四川路拐角，一头钻进了硕大的原木堆后藏了起来。此时，透过原木缝隙，看到气喘吁吁跑过来的妈妈，见不着我，急得团